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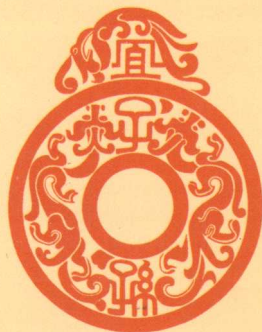
中 | 华 | 国 | 学 | 文 | 库



姜白石词笺注

[宋] 姜夔 著

陈书良 笺注



中 华 书 局

013037952

中 | 华 | 国 | 学 | 文 | 库

I222.844
20



姜白石词笺注

[宋] 姜夔 著

陈书良 笺注



北航

C1645981

中 华 书 局

I222.844

20

3207202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姜白石词笺注/(宋)姜夔著;陈书良笺注. —北京:
中华书局,2013.1
(中华国学文库)
ISBN 978-7-101-08873-1

I. 姜… II. ①姜…②陈… III. 宋词-注释 IV.
I222.8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1988 号

-
- 书 名 姜白石词笺注
著 者 [宋]姜 夔
笺 注 者 陈书良
丛 书 名 中华国学文库
责任编辑 刘彦捷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½ 插页 2 字数 232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8873-1
定 价 22.00 元
-

中华国学文库出版缘起

《中华国学文库》的出版缘起,要从九十年前说起。

1920年,中华书局在创办人陆费伯鸿先生的主持下,开始编纂《四部备要》。这套汇集三百三十六种典籍的大型丛书,精选经史子集的“最要之书”,校订成“通行善本”,以精雅的仿宋体铅字排印。一经推出,即以其选目实用、文字准确、品相精美、价格低廉的鲜明特点,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国人研治学问、阅读典籍的需要,广受欢迎。丛书中的许多品种,至今仍为常用之书。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倡导系统整理中国传统文献典籍。六十馀年来,在新的学术理念和新的整理方法的指导下,数千种古籍得到了系统整理,并涌现出许多精校精注整理本,已成为超越前代的新善本,为学界所必备。

同时,随着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快速发展,全社会对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国学,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让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得到继承和创新,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和弘扬,普惠全人类,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当此之时,符合当代国民阅读需要的权威的国学经典读本的出现,实为当

务之急。于是,《中华国学文库》应运而生。

《中华国学文库》是我们追慕前贤、服务当代的产物,因此,它自当具备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一、《文库》所选均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最要之书”。举凡哲学、历史、文学、宗教、科学、艺术等各类基本典籍,只要是公认的国学经典,皆在此列。

二、《文库》所选均为代表当代最新学术水平的“最善之本”,即经过精校精注的最有品质的整理本。其中既有传统旧注本的点校整理本,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也有获得学界定评的新校新注本,如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总之,不以新旧为别,惟以善本是求。

三、《文库》所选均以新式标点、简体横排刊印。中国古籍向以繁体竖排为标准样式。时至当代,繁体竖排的标准古籍整理方式仍通行于学术界,但绝大多数国人早已习惯于现代通行的简体横排的图书样式。《文库》作为服务当代公众的国学读本,标准简体字横排本自当是恰当的选择。

《中华国学文库》将逐年分辑出版,每辑十种,一次推出;期以十年,以毕其功。在此,我们诚挚希望得到学术界、出版界同仁的襄助和广大读者的支持。

中华书局自1912年成立,至今已近百岁。我们将《中华国学文库》当作向中华书局百年诞辰敬献的一份贺礼,更是向致力于中华民族和平崛起、实现复兴大业的全国人民敬献的一份厚礼。我们自当努力,让《中华国学文库》当得起这份重任,这份荣誉。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0年12月

前 言

一

姜夔是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

姜夔(一一五五? —一二二一?),字尧章,一字石帚,别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单从名字上看,他的家庭是非常崇古的。姜夔父名噩,当然不是噩梦或噩耗之“噩”,而应是取自扬雄《法言·问神》“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之“噩噩”,即“严正”之意。姜噩命子之名为“夔”,当然不是指为黄帝所诛杀的单足神兽,而应是指虞舜的乐官夔。《尚书》记载,夔曾“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故姜夔字尧章。因其词集名《白石道人歌曲》,历代刻本多名以《白石词》,所以历来习惯称呼他为姜白石。

白石的身世是颇为清贫的。因为其父姜噩绍兴三十年(一一六〇)举进士之后,曾任湖北汉阳县知县,所以白石幼年随宦,往来汉阳二十余年。父亲病逝后,不得已寄居在已经出嫁汉川的姐姐家。二十多岁时,为谋生计,出游扬州、合肥,旅食于江淮一带。他在以后写的《除夜自石湖归苕溪》中曾追忆:“少小知名翰墨场,十

年心事只凄凉。”可见他少时才华出众，颇有文名（这也是他能立足“江湖”的原因），只是这段经历蒙染上“凄凉”的基调而已。

淳熙十三年（一一八六），白石约三十二岁时，在长沙结识了福建老诗人萧德藻，萧时任湖北参议，人称千岩老人。这无疑是白石人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从事业方面而言，在此以前，白石交游的多是郑仁举、辛泌、杨大昌等汉阳地方文士。而萧德藻是当时的著名诗人，所谓“尤萧范陆四诗翁”（杨万里《进退格寄张功父姜尧章》），来往的多有当时的一流文士，酬酢之间，当然也惠及白石。以后白石以萧德藻介绍，又袖诗往谒杨万里，万里许其文无不工，甚似陆龟蒙，并以其诗送呈曾任副宰相的诗坛名家范成大。可以想见，与杨万里、范成大这样的大诗人交游，对白石的影响力是何等巨大。从家庭方面而言，萧德藻深赏白石才华，将侄女许配给他，还带他寓居浙江湖州。于是自少年失父、飘泊江湖以来，白石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室。尽管以后还是奔走江湖，但毕竟心底存在着温馨的归宿。家庭在白石心中的分量，我们可以从他以后的词作如“一年灯火要人归”[《浣溪沙》（雁怯重云不肯啼）]、“娇儿学作人间字，郁垒神荼写未真”[《鹧鸪天》（柏绿椒红事事新）]、“白头居士无呵殿，只有乘肩小女随”[《鹧鸪天》（巷陌风光纵赏时）]等充满温柔亲情的笔触中体味得到。

在湖州定居期间，白石辗转到苏州石湖谒见了从知州职务告病退居的范成大。范成大早就通过萧德藻读过白石的诗文，一见之下，惺惺相惜，结为忘年之交。后萧德藻因病随子离开了湖州，白石则迁居杭州，靠好友张镒、张鉴接济为生。张镒、张鉴是南宋大将张俊诸孙，颇富有，在杭州、无锡等地都有田宅。张鉴怜惜白石“困踬场屋，至欲输资以拜爵”，“又欲割锡山之膏腴以养其山林无用之身”，白石都辞谢不受。《齐东野语》载《姜尧章自叙》应该

是关于白石生平的第一手资料，白石在文中谈到自己的生活经历，历数帮助过自己的人有“内翰梁公”、知枢密院事郑侨、参政范成大、待制杨万里、萧德藻、待制朱熹、左丞相京镗、丞相谢深甫、知州辛弃疾、侍郎孙逢吉、侍郎胡纮、杨冠卿、“南州张公”、太学博士吴胜柔、知府吴猎、员外郎项安世、徐似道、知府曾丰、郎中商飞卿、知州王炎、尚书易祓、参知政事楼钥、待制叶适之众，在文章末尾，白石满怀感激地说：

嗟乎！四海之内，知己者不为少矣，而未有能振之于窳困无聊之地者。旧所依倚，惟张兄平甫（张鉴），其人甚贤。十年相处，情甚骨肉。而某亦竭诚尽力，忧乐同念。平甫念其困蹶场屋，至欲输资以拜爵，某辞谢不愿，又欲割锡山之膏腴以养其山林无用之身。惜乎平甫下世，今惘惘然若有所失。人生百年有几，宾主如某与平甫者复有几？抚事感慨，不能为怀。

旁证材料则可举白石的友人陈造《次姜尧章钱徐南卿韵二首》其一云：“姜郎未仕不求田，倚赖生涯九万笏。捆载珠玑肯分我？北关当有合肥船。”

无疑，这是一种江湖清客的生涯。

“姜夔刘过竟何为？空向江湖老布衣。”（乐雷发《题许介之誉文堂》）自陈起将白石诗歌刊入《江湖集》以来，白石就名列江湖；而对于江湖诗派，历来众口一词曰：“诗格卑靡。”尤其宋末元初的方回，直斥为：“刊梓流行，丑状莫掩。呜呼，江湖之弊，一至于此！”（《送胡植芸北行序》）

其实，绵延于南宋中后期的江湖诗派，是一个以刘克庄为领袖、以杭州书商陈起为声气联络、以当时的江湖游士为主体的庞大的诗人群体。据考证，隶属江湖诗派的诗人有一百三十八人之多，是有宋一代参与人数最多的一个诗歌流派。江湖诗人情况复杂而

各异,其中既有用诗歌干谒乞取金钱,如“书生不愿悬金印,只觅扬州骑鹤钱”(刘过《上袁文昌知平江》)、“更得赵侯钱买屋,便哦诗句谢山神”(危稹《上隆兴赵帅》)、“此行一句值万钱,十句唾手腰可缠”(盛烈《送黄吟隐游吴门》),也有如白石,纵然清贫苦涩,而一贯保持高雅志趣。我曾在《南宋江湖诗派与儒商思潮》(甘肃文化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一书中详叙,有兴趣者可参看。

宋庆元三年(一一九七),白石四十三岁时,向朝廷上《大乐议》、《琴瑟考古图》,建议整理国乐,希望能借此获得识拔,但未能引起重视。两年后,再上《圣宋饶歌鼓吹十二章》,只被获许破格参加进士考试,但偏偏又未考中。经此挫折,白石更加绝意仕进了。

白石长期仰仗张鉴等人资助,张鉴亡故以后,其生计日绌,但仍清贫自守,不肯屈节以求官禄。晚年又遭遇临安大火,住所被焚毁,不免颠沛流离,多旅食于杭、湖之间。后病卒于临安水磨方氏馆旅邸,幸得友人捐助,就近葬于马塍。马塍有白石生前最喜爱的梅屏,曾作词叹咏,身后能够一冢相对,应该得其所哉了。

二

白石是位中国文化史上不多见的多面性天才。除开他是南宋著名词人以外,他还是有宋一代首屈一指的音乐家,《宋史·乐志》将其载名史册。他曾以宁宗庆元三年进《大乐议》和《琴瑟考古图》各一卷,评议宋代雅乐,对其弊端提出整改意见;他还是一位演奏家,娴通音律,雅擅箫笛,尤精古琴,晚年曾参考浙江民间风俗歌曲,创作了“越九歌”,又按七弦琴演奏伴唱的风格,写下了骚体《古怨》琴歌,抒发自己对山河残破、世路坎坷的愤怨;他能配合词作自创曲谱,《白石道人歌曲》所载十七首工尺谱,是至今传世的惟一词

调曲谱,既是白石一生文艺创作的精髓,也为后人留下了可资研考演唱的丰厚遗产。白石书法造诣亦高,法宗二王,力追魏晋,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六赞为“迥脱脂粉,一洗尘俗”;其《续书谱》是南宋书论史上承上启下的系统的理论著作。他还是位文论家,《白石道人诗说》虽文字不长,却以“论诗及辞”为主,在宋代诗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为后世所推重。他的诗歌风格高秀,有《白石诗集》传世,存诗一百八十余首,杨万里《进退格寄张功甫姜尧章》云:“尤萧范陆四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新拜南湖为上将,更推白石作先锋。”可见当时已将其与诗坛四大家相提并论,以为是卓出的先锋人物。

我在上面泛叙白石多方面成就的目的,一则是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在这本小册子前面介绍其人,二则遵循作家个性对其艺术创作的影响(亦即《文心雕龙》所说“体性”),找到深入理解白石词的切入点。

白石诗歌特别是其诗艺追求,就较清楚地透露了此一关捩的个中消息,其荦荦大者有以下三端。

其一,前已叙及,白石属于江湖诗派,江湖诗派总体上出入于江西诗法,更何况白石与江西宗主黄山谷同籍江西,当然对其更加顶礼膜拜。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时天下竞习江西诗法的风气已流弊重重,有识之士都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途径去设法挣脱江西诗风的笼罩,革除其流弊。于是,他们的时尚和定格就归结到“近体学唐”,“古体学选”。所谓“选”指的是《文选》的骈体诗,如高似孙就将《昭明文选》中的骈语俪对编成《选诗句图》,作为江湖诗友写作古体的津梁;所谓“唐”指的是晚唐体,几乎包含现在所说的中晚唐的大小诗人。白石就特别倾慕晚唐诗人陆龟蒙。因为陆龟蒙其人其诗其身世遭际,甚至包括所居之地,都与自己相类,所

以白石一则云“三生定是陆天随，又向吴江作客归”，再则云“沉思只羡天随子，蓑笠寒江过一生”，以异代知己自许，一寄千秋渴慕。白石这种有意识地在诗艺上向陆龟蒙学习所表现于创作实践上，就是舍弃粗放而讲究精致，同时也在崇尚高雅格调的文化趣味中别含清淡乃至荒寒意趣。窃以为，这是白石异于一般江湖诗人之处，亦是理解白石“清空”、“骚雅”词风的关捩之处。

其二，江湖诗派整体特点是“尘俗”，其中当然受了杨万里“死蛇弄活”和“生擒活捉”的影响。“诚斋体”的流利浅易、不乏机趣，极大地迎合了江湖诗人求变的心理，因而得到了他们的竭诚欢迎。但是，很多江湖诗人由于自身品格的卑下，造成了“尘俗”消极面的突出。白石则与此迥然异趣，他虽然也佩服杨万里，但他向往的是“箭在的中非尔力，风行水上自成文”（《送〈朝天续集〉归诚斋，时在金陵》），向往的是诚斋那种自然、轻灵、活泼的艺术风格。他看到苏轼、黄庭坚遭遇到很多俗人俗事，如黄庭坚的《陈留市隐》写一位陈留刀镊工，他有一个“乘肩娇小女”；但黄庭坚与苏轼一样并不惧怕、回避“俗”，相反，他们提出“以俗为雅”，虽然直接写俗人俗语，但经过提炼，仍然以“雅”出之。白石于此深以为然，在面对俗世百态、街谈巷语之时，往往凭借自己高雅的情怀、高深的学养，在笔下将它们提炼为盎然的诗意，变为雅驯可赏的诗句。白石写诗如此，写词又何尝不如此呢？我们读到“柏绿椒红事事新，鬲篝灯影贺年人”〔《鹧鸪天》（柏绿椒红事事新）〕、读到“白头居士无呵殿，只有乘肩小女随”〔《鹧鸪天》（巷陌风光纵赏时）〕诸句，感受到的便是一些既高雅透骨又妙趣横生的俗人俗事。这是白石的渊源有自处，也是白石的妙参造化处！

其三，“四灵”靠反对江西诗派起家，不讲究用典，所谓“得意不恋事”，而江湖则反其道而行之。白石是讲究用事的，《白石道人诗

说》第十则云：

学有余而约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余而约以尽之，善措辞者也；乍叙事而间以理言，得活法者也。

按诗歌用事是达意抒情最经济而巧妙之方法。由于复杂曲折之情事，决非三五字可尽，作文固可不惮烦言，而在诗歌中却不太适宜。假如能于古事中寻觅得与要歌咏的情况有某种相同者，则只用数字而义蕴全呈。这样运用古事既能借用古人陈词抒自己怀抱，较为精炼；又可以使读者多一层联想，含蕴丰富。白石作诗，深谙其妙。如五律《答沈器之二首》，不仅用语皆有所本，如“不系舟”出《庄子·列御寇》，“野鹿”、“随草”出《诗经·小雅·鹿鸣》，“饥鹰故上鞮”见《三国志·魏书·张邈传》中曹操喻吕布之语；且孙玄常《笺注》认为：“按此诗用‘大堤曲’、‘白铜鞮’、‘槎头’等语，皆襄阳故实。”又如五律《悼石湖三首》，第一首的“九转”出《抱朴子·金丹》，“巾垫角”出《后汉书·郭泰传》，“胡虏知音”指范成大使金时，金迎使者慕其名，至求巾幘效之；第二首的“大蛇梦”见《后汉书·郑玄传》及注，“露电身”出《金刚经偈》，“千首”出杜诗“敏捷诗千首”；第三首的“情钟痛”出《世说新语·伤逝》，指幼女之逝，其他如“伏枕”、“空堂”皆有所本。理解了白石关于用典用事的诗艺主张及实践，再试读他的词作，便有触类旁通之感。如《满江红》（仙姥来时）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孙权致书曹操故事，《汉宫春》（一顾倾吴）用《吴越春秋》勾践灭吴故事，令人读来觉得顺手拈来，恰到好处。再如《月下笛》（与客携壶）下片句云：“但系马垂杨，认郎鹦鹉。扬州梦觉，彩云飞过何许。多情须倩梁间燕，问吟袖、弓腰在否？”连用刘禹锡《咏鹦鹉》、杜牧《遣怀》、李白《宫中行乐词》及段成式《酉阳杂俎》故事，而声气流转，一气呵成。我以为，这就是前人所艳称的白石词的“骚雅”。而这种骚雅，也应得

益于他的诗艺诗法。

除诗歌以外,白石的书法与音乐,应该也能找到与其词作相仿佛、可旁通的艺术风格,只是不如诗歌明显罢了。

三

白石的诗歌、音乐、书法等诸方面成就颇丰,尤其音乐方面无论理论,抑或演奏,在有宋一代都臻一流,白石的名字在《宋史》未列《文苑》却载《乐志》即可说明,但若较之其词作,则都是难以企及的。

清人冯煦《蒿庵论词》云:“白石为南渡一人,千秋论定,无俟扬榷。”用语虽值得商酌,但白石是南宋一代词作大家,则是无疑的。

赵晓岚《姜夔与南宋文化》(学苑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指出,词在两宋,在词的地位、题旨、风貌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北宋词虽已十分繁盛,但仍被视为小道,即如苏轼以诗为词,较之诗而言,仍为小歌词。南宋则以之为安身立命之道。故而辛弃疾几乎只以词集传世,姜夔亦被认为其词高于其诗。词转为对社会、个人生活重大问题的看法和感受,不仅是以诗为词,使之脱离应歌、侑觞之作而已。赵文所叙,当然适合于白石词的评价。

白石词现存八十四首,依内容而分,其中忧时伤乱之作有十几首,羁旅穷愁、感伤身世之作有十几首,恋情词约二十首,咏物词有二十多首。

白石词的总体风格自南宋后即众说纷纭,有不同的解读。南宋亡后四十年,张炎《词源》出,对白石词推崇备至,云:

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

南宋大将张俊的诸孙张铤(功甫)是白石至友,而张炎乃张铤之曾孙,姜、张相知于前,张氏后辈称美于后,虽然难免囿于偏见,但绝对独具只眼。因此,自张炎提出“清空”、“骚雅”之说后,历代论姜词者,遂以此为姜词风格定评。

何谓“清空”?窃以为,借用张炎的话,“野云孤飞”当指“清”。孤飞的野云,脱离尘俗而孤高不群。“去留无迹”当指“空”。云卷云舒当然空灵一气。“清”指意象之清雅,而清雅的意象又与人的胸襟气度有关。“空”指境界之空灵,而空灵的境界又与意象的组合方式有关。何谓“骚雅”?窃以为“骚雅”乃《离骚》与《小雅》之结合,即志洁行芳之词品、比兴寄托之手法与温柔敦厚之情感的结合。说白石词风是“清空”、“骚雅”,是就其基调、主调而言,至于导致此一主调的词艺技巧具体如何体现,实在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以下试就白石词作的内容,结合其词风略作介绍。

一、忧时伤乱,企盼统一

天崩地坼的“靖康之变”给宋朝文人士大夫以极大的刺激,悲愤、爱国、渴求统一成为了时代文学的主旋律。朝廷的孱弱懦怯,民族的奇耻大辱,身家的颠沛流离,强烈地烧灼着这一时代文人的心灵。窃以为,反映到词作上,这种悲愤、爱国、渴求统一的表现方法及力度是因人而异的,张孝祥、辛弃疾的激昂慷慨之中,应该还包含有他们终生为之奋斗的抗金复国的人生道路及在这场民族灾难中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而白石作为一个下层文人,四处漂泊,不遑宁处,不可能无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基本的生活问题而一味吟唱抗金救国的高调。白石这部分忧时伤乱之作正是在南宋诗词爱国抗金的基调下的一种带有下层文人烙印的表现。这是白石独具特色处,也是白石忧时伤乱词作有别于张、辛之辈的价值所在。

白石二十二岁时所作《扬州慢》是其集中第一首词,在小序中,

从“荠麦弥望”，“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的描绘中，作者提出了极为浓缩的“黍离之悲”四字。词的上片写战乱后扬州荒芜破败景色，下片设想如若杜牧重来，面对扬州荒城也会魄悸魂惊，突出表现昔盛今衰的感伤。细玩语意，白石词是以唐代王建、杜牧笔下的扬州之盛为今日扬州之衰的比照系的。而据洪迈《容斋随笔》等典籍所载，扬州虽盛于唐代，但在五代时几经兵火，早已“荡为丘墟”了。白石却有意跳过这段历史时空，将今日扬州之衰说成是“自胡马、窥江去后”，而如若“而今”，杜牧“重到须惊”。这就巧妙地将扬州之衰归咎于金兵南侵，明确地表达了作者反胡抗金的民族情绪。类似这样忧时伤国之作还有《凄凉犯》（绿杨巷陌）、《忆王孙》（冷红叶叶下塘秋）等。

南宋统治者偏安一隅，不思恢复，尤其是屈辱的“隆兴和议”缔结后，宋、金间四十年无战事，小朝廷文恬武嬉，更将君父大仇置之脑后。当时有识之士都对朝廷的主和政策强烈不满，白石对此现实亦有清醒的认识和揭露。如《翠楼吟》题武昌安远楼，上片云：

月冷龙沙，尘清虎落，今年汉酺初赐。新翻胡部曲，听毡幕、元戎歌吹。层楼高峙，看槛曲萦红，檐牙飞翠。人姝丽，粉香吹下，夜寒风细。

南宋时武昌是宋、金对峙之边塞要地，楼名“安远”，究竟是备战下的“安远”，还是苟且中的“宴安”呢？俞平伯先生说得好：“其时北敌方强，奈何空言‘安远’。虽铺叙描摹得十分壮丽繁华，而上下嬉恬，宴安鸩毒的光景便寄在言外。像这样的写法，放宽一步即逼紧一步，正不必粗犷‘骂题’，而自己的本怀已和盘托出了。”（《唐宋词选释》）窃以为，这就是“清空”的具体体现。又如《满江红》（仙姥来时），起因虽是为祭祀巢湖仙姥而作，但亦寄托了作者对偏安的愤慨。作者将湖神仙姥想象成一位能够“奠淮右，阻江

南”的胜利女神，“却笑英雄无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瞒”，对偏安状况的不满溢于言表。

面对残破的河山和苟安的政局，当时大多数士人都对抗金英雄充满期待，渴望他们能大展经纶，取得北伐的胜利。白石也不例外。他歌颂范成大出使金国，不辱使命：“卢沟旧曾驻马，为黄花闲吟秀句。见说胡儿，也学纶巾欹雨。”（《石湖仙》）他敬慕辛弃疾的抗金业绩并寄以无限希望：“我爱幽芳，还比酴醾又娇绝。自种古松根，待看黄龙，乱飞上、苍髯五鬣。”（《洞仙歌》）特别是与辛弃疾的唱和之作，慷慨激昂，与白石以往的词风迥异。如《永遇乐》（云鬲迷楼），辛词云“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白石以“数骑秋烟，一篙寒汐、千古空来去”相应，嗟叹此日欲做英雄而不得，空灵凄切。辛词云“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姜词则更用裴度、诸葛亮、桓温比辛弃疾，“有尊中酒、差可饮，大旗尽绣熊虎”，渲染出辛弃疾将兵的赫赫声威；“认得征西路”，则迫切地呼喊出对北伐的期待；“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长淮金鼓”，更深刻表达出中原父老翘首南师收复失地的殷切心情。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南渡以后，国势日非。白石目击心伤，多于词中寄慨。……特感慨全在虚处，无迹可寻，人自不察耳。”由于终身草莱的布衣身世，以及坚持清空、骚雅的创作追求，使得白石不可能写出辛弃疾、张孝祥、陈亮那样慷慨激昂，大声镗镗的爱国词篇，而是以一个下层文人的角度，采取了一种含蓄、理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忧时伤乱之情怀，从而使南宋爱国词作风格各异，多姿多彩。

二、羁旅穷愁，感伤身世

“万里青山无处隐，可怜投老客长安。”（《临安旅邸答苏虞叟》）白石的一生始终伴随着奔波之苦。据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

笺校》，白石词可系年者仅五卷七十二首，所作之地即转换了扬州、湘中、沔鄂、金陵、吴兴、吴松、吴兴、合肥、金陵、合肥、苏州、越中、杭州、吴松、梁溪、吴松、杭州、越中、华亭、杭州、括苍、永嘉、杭州等二十三次，这种频繁往返的旅途奔波，显然不同于谢灵运、杜牧的吟风弄月，也不同于同是布衣而有山可隐的陆龟蒙与林逋，纵然青山绿水、月白风清，也有着众醉独醒、兴尽悲来的强烈的失落感、孤独感，诉之于词，带有极其浓重的天涯飘泊之感。如《点绛唇》：

燕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

第四桥边，拟共天随住。今何许，凭阑怀古，残柳参差舞。

首二句以候鸟之迁状己之飘泊无定。“拟共天随住”是自己的愿望。可叹的是就连这样的愿望都不能实现，只能于秋风残柳中，领略人生黄昏的凄风苦雨。“数峰”两句是千古名句，卓人月《词统》评为“诞妙”，其实就是缘于作者对江湖之苦领会太深，致使不自觉地将自己的主观心情涂抹到客观景物上。类似这样的词作还有对生存目的的自问：“南去北来何事？荡湘云楚水，目极伤心”（《一萼红》）；感叹自己居无定所的命运：“叹杏梁、双燕如客”（《霓裳中序第一》）；悲叹自己颠沛奔波之苦不为人知：“算潮水、知人最苦”（《杏花天影》）；困惑于自己的无枝可依：“绕枝三匝，白头歌尽明月”〔《念奴娇》（昔游未远）〕。于是，飘零之感、迟暮之悲常常成为伤春悲秋的基调，如著名的《淡黄柳》：

空城晓角，吹入垂杨陌。马上单衣寒恻恻。看尽鹅黄嫩绿，都是江南旧相识。正岑寂，明朝又寒食。强携酒，小桥宅。怕梨花落尽成秋色。燕燕飞来，问春何在，唯有池塘自碧。

全词从听觉开始写萧瑟，由听觉到视觉再到触觉，由柳树到梨